



我為什麼信佛

李晉素

這東西的目的，是要答謝大觀世菩薩的恩德，和紀念周漫萍先生，一位是鳳山島松國民學校校長，一位是臺中省立農學院教授周慶光先生，周漫萍先生救了我的生命，周慶光先生却更救了我的慧命。

我早就希望信奉一種宗教，使精神有所寄託，但却不肯隨便加入什麼宗教團體。我會一再讀過新舊約全書，大概因為我根性太劣，至多只是覺得讀了一部墨子閒話，也曾有朋友勸我「拜大道」，但終覺於心未慍。至於佛教，雖然知道歷史悠久，但一向認為是和尙尼姑們信奉的教，而和尚尼姑，也多半受了某種刺激，藉此逃世，至於焚香跪拜誦經念咒等等，更是認為迷信。所以活了四十多歲，迭經變亂，仍然歧途徬徨，無所依歸。

當時也只知道她這麼念，究竟是一個字，什麼意義，根本莫名其妙。民國十七年，在武昌軍校受訓，（當時叫十八軍隨營軍校）隔壁是佛學院，並且有個同鄉在裏面作小學教員，星期日去看他，見許多和尚正在念經，我問他和尙念些什麼經，不可不以本來看看，他說佛經多得很，不止一部兩部，並且非常奧妙，我們看不懂，而和尚對經書異常恭敬，拿動時要焚香禮拜，所以不能隨便給人看。我聽了以後，從此對於相看佛經的意念便完全打消了。

抗日戰事爆發後，我投筆從戎，二十七年秋，剛在戰戰一團受訓期滿，便得江西第八區保安副司令李彌將軍的電報，要我和朋友李瀾，（現此人尚在李彌軍部處），回去招撫一個「團長被人謀殺即將瓦解星散」的部隊，當時以桑梓攸關，便和李瀾一同回來，把部隊收編，在寧都整訓，改編為保安第二十三團，不久又改編為保安第七團，當時專員是蕭致平，是熊主席部下的老師長，所以名義雖是專員，實是區保安司令，在寧都有生殺予奪之權。蕭致平是年冬，李彌將軍赴湖南任某部旅長，所遺副司令缺由蕭致平接充，李將軍臨行時，密囑我和李瀾二人道：「蕭希拙（科長）蕭敷誠等，都是壞東西，你們要特別留神」。廿八年四月，我奉派出巡各駐防部隊，並密查第一大隊在巡邏收繳民槍事（當時第一大隊由專署指揮進剿尋鄔的胡鏡如）不料在我離開廣昌轉赴石城瑞金時，團部忽奉省令調駐贛州。李瀾奉命去見蕭致平時，蕭竟大發脾氣，指桑罵槐的亂罵

一頓，弄得李瀾摸不着頭腦。但以省令嚴緊，只得發出緊急命令，催各地駐防部隊立即開拔，限期在粵都集中。開到，我行裝甫卸，即被第一大隊團長華品懋扣留在天后宮。原來蕭致平久有師長野心，當時在寧都的部隊，共有三個團，他便擁衆自重要挾省府，曾幾次假借三團團長名義，聯合電請省府編為保安師，由蕭專員率領參加前線抗戰（這是事後才知道的），這次見李瀾一定要到贛州去，心中惱怒，便由蕭希拙蕭敷誠設計，詭稱第一大隊在尋鄔剿匪擄掠，李瀾已報准省府要將大隊長華品懋（此人已死）及中隊長收人槍斃，囑伊等善自為計。繼又云蕭專員極為同情，只要伊等報告李瀾反對開拔，如此則蕭專員可作緊急電覆，保證以華品懋為團長。蕭又拿出一個寫好的代電，叫他們蓋章，華等利慾薰心，自然照辦。蕭拿到這個代電，便一面電報省府云李瀾與贛團邊區土匪勾結，此次奉命開撥，竟率部抗命，企圖竄入閩西。一面叫李瀾到專署去，告訴他第一大隊有叛變消息，你將如何處置？以探他的口氣。李瀾是一老實人，竟說華某叛變不了，他手下的中隊長分隊長，大多都是李晉素一手提拔出來的人，現在李某快要到瑞金，他一定有辦法。因此，蕭乃急電華將我扣留。等我扣留之後，才將李瀾誘押。又派隊圍繳團部槍枝。（死傷百餘人）我被扣留之後，蕭希拙開赴石城，途聞華得意忘形，盡將內情洩露，第一大隊指導員又恐得蕭希拙致華的親筆信給我。我心知華等受騙，李瀾性命堪虞，乃密遣一十兵脫逃，星夜趕至興國，拍電詳報省府，我自己則準備探定二三大隊情形後，再行脫逃，詎知到了石城，我的家眷竟自寧都奔來，於是脫逃之策，只好作罷。幾天後專署派

了人來，說蕭敷誠已接充團長，勸華等開回寧都，並把我押押寧都監獄。當時省府得到我的電報，一面立即停發給養，迫還領去武器，電知瑞金會昌編為甲種團。一面電飭蕭致平將李瀾和我釋放。同時二三大隊，集結寧都文廟嚴加戒備，拒絕蕭敷誠為團長，蕭盛怒之餘，遂欲將我二人殺而焚，一夜，忽夢一老僧教我念咒，咒語甚短，只二三遍便能成誦，老僧道：「這是白衣大士神咒，你虔誠持誦，可以脫離」。醒後，默念咒語，無竟無遺忘，甚以為異。獄囚粗劣，無可與語者，乃日夜默念藉以定心。越十餘日，蕭致平迫於省令，先將我釋放，不久，李瀾亦釋出。我二人乃同至吉安，向省府申訴，並力陳不能承認蕭敷誠為團長，以免開此惡例。熊主席乃允派賴某為團長，條諭送至司令部之日，我寫信告知第二大隊長，（當時部隊已移贛州）藉此信為蕭敷誠偷拆，乃星夜電告蕭致平。蕭得電後，立即親自來吉，預備面見主席，挽回此事。剛抵吉安陶陶招待所，便發空襲警報，旋即敵機臨空，蕭探知敵機只有一架，不甚措意，不肯進防空壕躲避，不料敵機只投一枚小炸彈，便剛剛把蕭致平炸為兩段。過了數月，蕭希拙因勾結土匪，妄圖非分，又被省府活捉，明正典刑，蕭敷誠則潛逃陷區去做漢奸，不知所終。

我經過這一場變亂，世情異常淡薄，遂過返家鄉，教書度日。至於夢中所授咒語一節，終覺迷途迷信，不敢舉以告人，因既不知世間有無此咒，又不知咒中那些字句，如對人說出，一定遭人譏笑，久而久之，便也日漸淡忘。我來寧後，本患喘咳病，到今年五月，突然轉劇，且壯熱盜汗，日發

何謂迷信?

——致 文 王——

但是，在一個宗教立場而有此事發生，縱然他們不是有所存心，那麼他們也就有些天真得愚不可及了！既然同是宗教，同是「拜神者」

近來每每聽見一些攻擊佛教的話，說「什麼佛教是「拜偶像的」，「迷信的」，尤其不幸的是有些其他宗教團體也趁火打劫，借題發揮，百般誹謗，百般侮辱，其用心何在？顯而易見，是為了「抑他揚我」！假使我們真的是為了這個，那麼傷這人間道德的敗壞已至此極！就使這個揣測不過是以小人之度君子之腹，可是我們仍要承認，這個錯誤的責任正是要請他們擔負，為什麼呢？因為普通人對宗教並沒有認識，對佛教尤其沒有了解，情有可原，我們無由指責。

迷信呢？迷信的真正意義是什麼呢？根據許多事實的表現，的確有很多人都不十分了解這個真諦，所以往往發

誠然，今日各處的宮廟，有許多是專門供人們祈神拜鬼與求問卜的，但是這種現象並不是正統佛教的為，正統佛教是有其豐富的內容與崇高的價值的，這些寶藏，若對佛教哲學沒有深刻的研究的人，是無法瞭解領會一番明澈的解說，然而其重要內容，我們可以歸納作三點：(一)時、空、性是佛教純觀念論的宇宙觀；(二)因果論，唯識(唯心)學，是佛教最基礎的高度客觀主義的人生哲學；(三)慈悲主義是佛教所立的救世主義。有了這樣充實的內容的宗教，信仰它的，能說是迷信嗎？

這就與盲目從其事的迷信相提並論了！

生誤用。我願意在這里特別給它下一個定義，我的解釋是：「信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者」就叫做迷信。這就是說，某一個人對某一件事物寄予了他的信仰或信任，但是他却不知道他所應該信仰或信任的道理與原因，這種「不知道道理與原因的」信仰或信任，才是真正的「迷信」！

！，都有一種是迷信！

我們再來設一個譬喻，比如現在科學家說火星上有生物，今有甲乙丙三人，甲因信任科學家的萬能，所以對於科學家的任何說法都毫無理由地給予信任；乙則堅信「神造世界」的原則，於是毫無條件地予以肯定；而丙却參考過科學的條件，研究過生物學，以維生的要素為溫度、水份與空氣等等，探討出火星上生存這些要素或是否適合生物的生存，去從這些根據，之後才決定他的信任的取舍去從，因此我們可以判定甲乙的盲從，却無法指責丙的合心，不論丙的去從是否同事實相符合，那是智慧的問題，而丙的信心是確有他自發的心理，就無法說他是迷信了！

沉重，經X光檢查，才知已成嚴重肺病，在這國破家亡，天涯淪落的時候，衣食尚成問題，那裏有錢醫病。其令人難堪的，一些親朋故舊，多以窮鼠相待，到六月底，病情日亟，承鳥松國校長周漫萍先生，慨然捐集數千元，把我送進臺南結核病防治院去。而農學院教授周慶光先生，除了寄贈醫藥費外，更寄一本「法華經普門品」給我，翻閱到卷末，附有一篇很短的「消災脫難咒」，試着念一念，不料就是在寧都監獄中老僧所授的神咒，當時心中驚喜之狀，真是筆難盡言，因此我想世上既然有不可思議之靈應，一定也就有司命者，所謂死生有命富貴在天，竟是一毫不假，而因果報應，那就更不用說了。繼而又想人生至多不過七八十春，而世界

却無窮盡的光陰，以人生七八十春和世界億萬萬年相比較，直如曇花一現，在這樣短促的生命中，還要遭受天災人禍和生老病死等等痛苦，如果還要競逐什麼人間富貴，真是愚笨到了萬分。因此，我每天除了默念經咒外，真是一心泰然，貧病都忘。以為如果會死在臺灣，也是命該如此，或是造業作惡的結果，如果不會死，便是一心學佛，不再作任何妄想。所以我當時有兩首詩紀念這件事：

第一、佛是確實實有的，觀世音菩薩大慈大悲救苦救難，絕對不假，希望普天之下，人人信奉，個個崇敬。

第二、佛教是世界上最好的宗教，絕對沒有絲毫迷信，不過希望佛教經典，盡量淺釋，多多翻印，廣為流通。並於各處寺廟，設置閱覽室，使人人都有機會看到。(假使我十五年以前能到佛經，早就皈依三寶了)。